

任 桐 君

一个
女教师的
自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个
女教师的
自述

任桐君

生活·哲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袁兴华

封面设计：庄 凌

一个女教师的自述

YIGE NUJIAOSHI DE ZISHU

任 桐 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875印张 205,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定价4.40元

ISBN 7-108-00216-7/K·25

序 一

任桐君是我爱人张宗英的老同学。“五四”运动前后，她们在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同班，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保持着联系。

任桐君长期从事小学教育，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师范学生，锻炼成长为一个有经验的教师、校长。她热爱孩子，敢作敢为，抱着“造福邦家，嘉惠人群”的理想，在旧社会的污浊环境中，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少年，现在有些人已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她的教学经历，奋斗精神和对社会的贡献是值得怀念的。

十分难得的是，在她的晚年，她以坚韧的毅力写下了长达三十万字的回忆录，记述了她半生的经历，从家庭到学校，从清朝末年到解放前夕，从江浙鱼米之乡到贵州山城，反映了半个世纪、半个中国动乱扰攘的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包含了她办学的种种艰辛和儿童教育的实践经验，是值得一读的。

这本回忆录，在她一九七八年逝世以后才公诸她的家人。宗英生前曾以很大的兴趣在病床上通读过。由于记述真切，内容丰富，宗英虽然目力衰弱，还是坚持读完。我写此序，也是对宗英的一个纪念。

党中央号召重视教育工作，并强调要从青、少年抓起。我

相信,这本回忆录的问世,将对教育体制改革,对提高小学教师的地位,对当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严济慈

一九八五年九月

序 二

桐君是我的老友、好友，又是畏友。然而在读《自述》之前，却不敢贸然称她为知友。我小她只三岁，而单纯浅薄任性，昧于人情世故，对于她的深沉练达，难于理解。她像我的大姊姊一样，关心我、照顾我，为了我而忍气耐劳，委曲求全，生平何知几次。我们虽然聚少离多，而偶有会合，便尽情倾吐衷曲，痛快而散，我们的友谊是诚挚而纯真的。

桐君出身于江苏省宜兴县和桥镇，幼失怙恃，在姨母的爱抚下，生活于复杂的大家庭中，这对她早期性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我们江苏一女师同学也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的旗帜，成立了学生会，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不久，反动校长勾结官府，解散了学生会，逼走了学生会原负责人，爱国运动从此转入地下。同学们另选了张宗英为会长，而桐君实为运筹帷幄的重要人物。她从不出头露面，机智果断地出谋划策，贡献良多，成为群众中最崇敬的人物之一。

踏上社会之后，她历任各地中小学教师、教务、训育和领导工作，所到之处，无不深受师生爱戴。抗战期中，我在贵阳，目击她筹办贵阳实验小学的惨淡经营，把一张白纸绘成了最

新最美的画图，使官方为之叹服，黑暗势力敛迹，学童爱校如家，家长额手相庆。短短三年，该校竟一跃成为全市楷模。至今该校出身的学生，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大有人在。

全国解放以后，桐君家住北京西城某处，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但念念不忘以教育为己任的初衷，积极投入了街道妇女扫盲队伍。我去她家，见室内墙壁上琳琅满目地挂着脱盲姐妹们的作业，她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了她们学习的勤奋和进步过程，使我肃然起敬。

桐君求知若渴，稍有闲暇，便手不释卷，因而思路敏锐，下笔有神。这本自述，都是她忙里偷闲写成的。她的著述，不为传世，不为留名，意在教育后昆，因而从不示人。一九八〇年春，我适小住北京，偶闻杨中谈及此事，急索借一阅，当时迫于归期，仅得略一浏览。今日喜见成书出版，欣慰之情，岂可言喻！综观桐君一生，可谓是一位“清行出俗，能干绝群”的全才。愿今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同行，对她半生心血凝成的宝贵经验，能有所借鉴。

刘明水

一九八七年元月于北京旅次

序 三

任桐君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但她那亲切的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

我们有过四十多年的交往，并曾在南京“中大实小”（前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共事。她同我的至亲孙征和又是终生不渝的挚友，这就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任桐君同志从事小学教育三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热爱儿童，知识渊博，待人真诚，教态严正，又有组织才能和强烈的事业心。抗战时期，她在兵荒马乱中主持贵阳市立实验中心学校，从学校创办，筹措经费，兴建校舍，物色教职员到招生，编写教材，培养树立校风，一切几乎从零开始。不但在物资、经济方面遇到各种困难，还要同旧社会官府、奸商等黑暗势力作斗争，真是经历了百般艰辛。但是凭着她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待人处事的正气，终于把“贵阳实小”办成贵阳当时首屈一指的学校。她还是五个孩子的妈妈，要依靠她和爱人杨先生的微薄工资，在颠沛流离之中维持七口之家。我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过来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需要“公私兼顾”的女教师，更能体会到她在其中付出的心血和她的坚强意志。

她在贵阳实小贯彻“德、智、体、群、美”五育兼顾，要求培养出“手脑双健”的学生，这些都是正确的教育指导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她对学生是循循善诱，使一些顽劣儿童走上正路，许多学生以对待母亲的感情怀念她。她对同事善于团结，能放手大胆使用；对青年教师能给予热情帮助指导，关怀照顾，像个大姐一样。对于黑暗势力，她有勇有谋，克服重重障碍，使学校蒸蒸日上。她对自己又能严格要求，清明廉洁，不分昼夜地忘我操劳，以全心全意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模范行动来带动大家。她不愧为一个好教师、好校长。

现在她所写的回忆录出版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对于我个人，它可以使我回味我们两家之间的长期友谊，回味我们这一代教师的共同甘苦和共同理想。对于广大读者，可以具体地了解她所走过的道路、她的教育工作和社会生活经验，了解一个小学女教师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我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从她生动活泼的记述中领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汲取有益的经验，能进一步理解小学教育对于造就人才的重要作用和崇高意义，能对小学教育事业和新一代青年教师给予更多的关心。

斯 霞

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写于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目 录

17E65/27

序一.....	严济慈	1
序二.....	刘明水	3
序三.....	斯 霞	5

第一章1

一个衰败的大家庭.....	1
亲爱的妈妈	3
我的父亲	4
辛酸的回忆	6
转机.....	8
上学	10

第二章14

演讲小挫	14
元旦同乐会.....	15
冯国璋都督府	16
可怜的俞武桓	19
老虎校长	21
草帽辫的风波	25

“五四”运动的日子	27
第三章	32
走向社会	32
百花亭——安徽女师附小	33
寄娘和我	36
深恩难忘——寄娘去世	40
抵制早婚陋习	43
想嫁个穷书生	47
结婚大典	53
蜜月渡海	56
台州大水	59
新妇临厨	64
恶疾	65
别了，台州	67
重来百花亭	69
训育主任的锻炼	72
任教镇江第一楼街	76
军阀混战，避难南通	80
双双失业	83
上海十个月	84
劳燕分飞	88
西子湖滨埋婴儿	89
丢掉了工作	98
重振旗鼓	101
北伐军到杭州	103

情意绵绵话杭州	108
安家石头城	110
东区实校重执教鞭	113
就任国语研究员	117
灾病连连	119
避难湖塘桥	123
六角钱和一块银元	125
喜得元儿	127
怒诘	131
雪中送炭	134
不甘赋闲	135
师生情	138
农本局的第一个女职员	141
第四章	145
避难龙士居	145
漂隅湖到和桥	151
过宜兴,返南京	157
逃亡:风雨长江	160
待命长沙	164
湘黔道上	168
初识贵阳	176
多子女妈妈的难处	179
贵阳风情	183
遵义车祸	186
天险吊丝岩	188

夜渡海棠溪	189
战时首都重庆	192
避炸下乡,再执教鞭	193
空袭	198
重来贵阳	200
义务教员	202
创办建业小学	205
教师不是“高等老妈子”!	208
受命实小校长	210
造宿舍、辟操场	213
添置校具,与商人打交道	215
教职员阵容	216
一字之差的麻烦	218
不徇情面	219
体育竞赛中的报复	220
默读与朗读之争	222
致命打击	224
招标舞弊	228
排擅督学	230
募捐造礼堂	232
徐悲鸿赠画	237
恶棍袁局长	238
礼堂建成,我成了知名人士	240
巡官敲竹杠	242
眼睛长在额角上的督学	245

端阳苗舞	247
省主席夫人	249
贵阳也不安全了	253
兵灾	255
难民收容所	258
官场斗争	261
杨森主席的“训话”	266
答记者问	267
辞职	270
刁难	272
两个欢送会	274
再见, 贵阳!	276
再到重庆	277
决心东下	280
二十四天的航程	281
劫后的南京	286
谋事难	288
苏州访友	290
失望后的抉择	292
重访旧宅	293
华生的不幸	294
故乡非我乡	297

后记 杨 中

第一章

一个衰败的大家庭

一八九九年十月十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六日)，我出生在江苏宜兴西门西察院察院衙内的一个大家庭。那时我家人丁兴旺，足衣足食。房子是曾祖父手里造的，前后两座楼房十余间，另有平房数间，作厨房、浴室、柴房、米仓之用。曾祖父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名羨溪，前清的廪贡生，他在故纸堆里钻了几十年也没中上个举人。科场失意，使他抛妻别子跑到江阳华墅任氏当铺当了帐房先生。我祖母出身官宦之家，爱虚荣。她生有五子一女，在那种社会里，这样多子有福的太太到处受人尊敬，何况我们任家是个大族，亲朋极多。每逢婚娶大礼，祖母常被请去当“全福太太”，迎亲添装。家里事有儿媳妇和仆婢代劳，中年生活是相当舒服的。可是老年却在穷困愁苦中度日，甚至精神失常。而我祖父独自在外逍遥自在，等到我祖母死后，他才满载而归，过着富足的晚年生活。祖母死时七十多岁，祖父死时有八十岁了。

我家原可称小康之家。三位伯父在家共同设塾收徒，终日书声琅琅。自我祖父放弃教子治家之责出外就商以后，大伯父以乡试落第，饮恨而歿；三伯父少年英俊，最得父母欢心，

未曾成家，也一病呜呼；二伯父、五叔和我父亲功名未成，却先后吸上了鸦片，每天各据一榻吞云吐雾，哪有心思放在书本上？因此家势如江河日下，书房解体，店铺歇业，田产卖尽。后来只看见五叔常带一些人来将我家历年所存书画碑帖、古董陈设一捆捆地拿出去卖。起先是将看得见的拿，后来是翻箱倒篋，四处搜索，凡是可以拿得动、带得走的东西都卖光了。我祖母见到这种情形，也只有哭着咒骂一阵。有一次，我五叔领来了好几个彪形大汉，在堂屋里走来走去，摸摸长窗，弄弄“天祚儿”（一种长几，作摆设古玩用），似乎有所动作。不知谁发觉了，立刻告诉了正横在榻上的二伯父，他像一只猛虎似地从前楼冲下来，拿起一根长门闩，向这些大汉们没头没脑乱打一阵，他们才抱头鼠窜而逃。五叔吓得几天没敢回家。经过这一打，才保全了这栋房子的完整。

我家衰败得如此快，据说是因为有“三多”：一、人死的多，不到十年，小孩不计，光大人就抬出七口棺材：大伯、三伯、三位伯母，我的父母。二、烟枪多；二伯、五叔、我父亲三支枪，这是大家知道的明枪，还有不敢声张的暗枪呢。三、坐食的人多；在男人中，除掉我祖父一人外，这些伯叔们，我说不出谁是有职业的，在女人里面，我仅看到太婆婆和大伯母有时贴贴缎帽、缝缝子孙鞋袜（红绿绸制的），算是家庭副业，博几文零用钱。偌大一个家庭，我父亲这辈弟兄五人（姑姑一人早已出嫁），大伯、三伯早死、五叔未娶外，其余都已成家，生有子女。我的同堂兄弟姊妹恰巧是男女各五人，外加几个婢仆，这二十口的大家庭，虽说祖上遗有一点产业，但是经得起这群人坐吃吗？所谓“坐吃山空”一点不假。这是靠资产吃饭的一面镜

子，也是为人父母而忽视子女教育的鉴戒！

亲爱的妈妈

提起我的妈妈，不知从哪里写起，因为她不曾给我留下一点印象。只听说我的脾气像她，却没有说我的样子像她。我奇怪，为何她临死时，不给她画张遗像？难道是穷得请不起画师吗？可是我舅父明明在场，亲视入殓的啊，怎么也不注意这事呢？每当年祭时，我家堂屋四壁挂满了“神影”（遗像），我常常指着问人，这是谁？那是谁？问遍了，竟没有我的母亲。难道因为她没生儿子，或年未三十而死，没资格留像？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呢？

自我稍长以后，才在亲戚中问到关于我母亲的一点事迹：我母亲是宜兴县和桥镇俞家墙门的三小姐。我外祖父母生子女十四人，结果仅留有我母亲和她的姐、弟三个。所以我外祖母非常珍爱，常说：“我的孩子是含在嘴里养大的。”我母亲爱静不好动，做得一手好针线，刺绣是专长。我外祖父十分顽固，不让女儿读书，而我母亲与我姨妈却想尽办法，认识了不少字。她们常把书本藏在绣花绷里，遇着我舅舅从塾里回家时，偷偷地问问他。经过几年时间，姊妹俩居然能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了。后来甚至连唐诗、《红楼梦》等书都能朗朗成诵。因为家庭经济不很宽裕，常常接受人家的针线活、刺绣活贴补家用，为了限期赶活，常是夜以继日地伏在绷子上，弄得眼睛近视了，背也驼了（这可能妨害了她的肺）。

我父母的结合，是由于堂姨母的介绍。当拜堂那天，“全